

楚策里的风月江湖

——楚考烈王记事⁽³⁵⁾

沈国冰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九季）大型征文

1

伯益，为五帝之一颛顼的玄孙（第四代，曾孙的儿子）。伯益的第三个儿子，名字叫做江元仲。公元前1101年，也就是西周初年，江元仲受封于江邑（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据此，建立了江国。公元前623年，楚穆王灭掉江国。江国共有十七君、续国近500年。为纪念故国，江国人皆以江为姓，此为江姓源起。到了楚宣王的时候，距离江国被楚国所灭，已经过去300多年了。彼时，江国后裔里出了一个名人，他是魏国人，在楚国做官。他的名字叫做江乙。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楚国的相国（令尹）是昭奚恤。昭奚恤，生卒年不详。半姓，昭氏，封于州、江，又称州侯、江君。昭奚恤的封地江，就是江国故土。昭奚恤担任楚国令尹之时，因为才能出众，又深受楚宣王信任，一时间，权倾朝野。同朝大臣们，多有为昭奚恤妒忌。六雄们，也对昭奚恤多有忌惮。

有一次，楚宣王在朝堂之上，突然发问：寡人听说北方各国都很惧怕昭奚恤，真是这样吗？群臣无人回答。极为难堪的沉默和寂静，即便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发出巨大的声响。此时，江乙出列，给楚宣王讲了一个寓言故事。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大意是这样：饥渴难耐的百兽之王老虎，逮到了一只狐狸。老虎正要下口吃掉狐狸，狐狸却说，虎哥，你可不是吃我啊。你虽然是森林里的王，可是上天派遣我来是监督你的。老虎差点牙齿都要笑掉了。狐狸十分严肃地说，虎哥，你如果不信，请跟我来！于是，狐狸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地走在前面，老虎拖着大尾巴紧跟在狐狸的后面，从森林里穿过。众兽看见老虎，纷纷避让，惊慌而逃。狐狸说，虎哥，你看到了吗？老虎沉默不语。狐狸伺机逃走了。江乙说，大王，如今楚国国土纵横五千里，精兵百万，战车数十万，民富国强，但是大王把楚军都交给昭奚恤执掌，北方各国看起来好像十分惧怕昭奚恤，事实上，他们真正惧怕的并不是昭奚恤，而是大王的精兵百万！如你所知，这就是著名寓言故事“狐假虎威”之源起。

在楚宣王执掌楚国时期，令尹（相国）昭奚恤因为才能出众、功勋卓著，与楚国交恶的魏国等列强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离间楚宣王与令尹昭奚恤之间的亲密关系，其用心不言而喻。同朝大臣，也多有针对令尹昭奚恤的谗言。这让令尹昭奚恤倍感压力，认为自己获罪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可是，楚宣王对令尹昭奚恤说了一番话，彻底打消了令尹昭奚恤的后顾之忧。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如下：有一种人，总是喜欢在你面前说其他人的坏话（比如：我听到，某某人在背后说了你什么坏话），使得你误以为他是在维护你，好像是你的朋友，和你站在一起。实则不然。这种人，他能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也同样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无一例外。

楚宣王说，寡人心里都明白，令尹还担心什么呢？雄才大略、胸怀宽

广的楚宣王熊良夫，担任楚王30年，内外兼修，励精图治，始终信任和任用像令尹昭奚恤这样一大批贤能忠良之人，明察谗言，奖惩分明，天下为离间所动，因而，他创造了著名的“宣威盛世”，他把楚国带上了强盛的巅峰。这些读来感人肺腑的事情，都记载于《战国策 楚策一》里的《荆宣王问群臣曰》《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

2

没有美貌，做不了王的女人。比如，郑袖。容貌出众，颜值超群，才艺双全，长袖善舞。因而，楚怀王熊槐对郑袖极为宠信。以至于，天下只知道楚怀王有宠妃郑袖，而不知楚怀王还有王后南后。魏王为了弥合魏国和楚国敌对关系，送给楚怀王很多奇珍异宝。这还不算，魏王还送给楚怀王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魏国美女的到来，分享了楚怀王对郑袖的宠宠。这让郑袖倍感压力，十分不安。担心郑袖吃醋的楚怀王，心里也隐隐不安。然而，出乎楚怀王的意料。郑袖非常喜欢魏美人，只要魏美人喜欢的衣服、首饰，郑袖怕自己不要，都要交还昭奚恤执掌，北方各国看起来好像十分惧怕昭奚恤，事实上，他们真正惧怕的并不是昭奚恤，而是大王的精兵百万！如你所知，这就是著名寓言故事“狐假虎威”之源起。

郑袖对待魏美人的表现，着实让楚怀王吃了一惊。楚怀王感慨地说，郑袖知道寡人喜欢魏美人，但郑袖喜欢魏美人的程度居然超过了寡人。这和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王，简直一样啊！如此，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无法不谈的魏美人问郑袖，姐姐可也办道？大王可有对妹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魏美人的意思是，她想做得更好，尽可能让楚怀王十分满意。不辜负楚怀王对她的宠爱，也不辜负郑袖对她的好。郑袖吞吞吐吐。在魏美人再三追问之下，郑袖才说，大王对妹妹哪里都满意，就是……不太喜欢妹妹的鼻子……姐姐，那妹妹怎么办吧？郑袖说，今后见到大王的时候，妹妹可以用衣袖把鼻子掩起来啊！（用衣袖捂住鼻子）郑袖的细心和体贴，让魏美人深为感动。再见到

楚怀王的时候，魏美人就用衣袖遮掩住自己的鼻子。如此多次，让楚怀王很是疑惑。楚怀王问郑袖，魏美人怎么见到寡人，就用衣袖遮掩住鼻子呢？郑袖大惊，似乎花容失色。跪伏于地，貌似不敢抬头看楚怀王。大王，贱妾不敢讲啊！唯恐大王降罪。楚怀王更加疑惑。从实说来，寡人绝不降罪于你。魏美人，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她好像认为大王身上的气味难闻……大胆！深感受到羞辱，愤怒的楚怀王一把将盛满酒的青铜爵，摔在地上。传令，割掉魏美人的鼻子，打入禁宫！（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无使逆命。）魏美人从此不知所踪。只是，魏美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惹恼了楚怀王，以至万劫不复。这件事情记载于《战国策 楚策四》里的《魏王遣楚王美人》。

3

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熊完封临武君（其封地位于今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临武君的姓名、生平皆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王室成员之外，能被封君，一定是立下了赫赫战功，或者是建立了其他方面的卓著战绩。有理由相信，临武君不会例外。从公元前263年秋天，熊完从秦国归来，接任其父亲楚顷襄王担任楚王，至公元前241年，已经担任楚王22年。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鼎力辅助之下，楚考烈王熊完励精图治，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雄才大略的楚考烈王踌躇满志。同样雄才大略的楚相春申君跃跃欲试。

公元前241年，楚相春申君黄歇力主、楚国主导的楚、燕、韩、赵、魏五国攻秦，启幕。史称第五次“五国攻秦”。事情发生在第五次“五国攻秦”，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夜。赵悼襄王派遣魏加，去拜见“五国攻秦”联军总指挥楚相春申君黄歇。魏加问春申君黄歇，将军，您选定了联军前锋（“五国联军”先头部队）将领了吗？春申君黄歇说，已经选定了，我打算用临武君担任联军前锋统帅。魏加沉默了一会，对春申君黄歇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射箭，我希望用射箭做比喻，和您讲一个寓言故事，可

以吗？春申君黄歇说，可以。魏加讲给楚春申君黄歇的寓言故事，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如下：魏国有一个射箭高手，名字叫做更赢。更赢射箭技艺高超，群冠列国，无人不晓。有一次，更赢陪同魏王，在京台下面郊游。仰望天空，一队飞鸟正好从京台上空飞过。更赢对魏王说，大王，臣下只要拉满空弓，不用搭箭，就能把天上的飞鸟射一只下来！魏王说，射箭的技艺，居然可以达到如此精妙境界吗？更赢说，大王，可以的。过了一会，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大雁。更赢拉满弓，却并未搭箭，随着弓弦的声响，大雁应声而落。魏王很惊讶，感叹说，没想到更赢的射箭技艺，居然达到了这样神妙境界！然而，更赢却丢掉弓箭，跪倒在地。更赢对魏王说，大王，臣长期研究射箭技艺，因而观察到天空中飞翔的这只飞鸟，它飞得很慢且叫声悲哀。飞得慢，是因为它的旧伤疼痛。叫声悲哀，是因为它失群已久。旧伤未愈，而心怀惊恐之心。当它听到弓弦之声，以为又有利箭凌空而射。它奋力高飞，却使得旧伤迸裂，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因而掉落于地。魏加的寓言故事讲完了。魏加问，相国，请问您听懂了吗？魏加告诉春申君黄歇，临武君曾经被秦军打败不止一次，不能再让临武君担任五国联军前锋（“五国联军”先头部队）将领！魏加说，意难平，告辞而去。如你所知，魏加讲述的寓言故事，就是著名的“惊弓之鸟”。春申君黄歇，并没有采纳魏加的建议。仍然任用临武君为五国联军前锋将领。五国联军前锋，在临武君率领下，攻至函谷关。秦军精锐出关迎敌，临武君所统领的五国联军前锋溃不成军。第五次“五国联军攻秦”，宣告惨败。

这个事情，记载于《战国策 楚策四》里的《天下合从》。事实上，西汉刘向所著《战国策》，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史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然而，在先秦史书缺失的背景下，《战国策》成为《史记》有益的补充。《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一样。不过，有人读历史，有人读文学。我们在历史里阅读文学，我们又又在文学里阅读历史。只是，我们都清晰地听见——源于《战国策》里的风声。

中部东西方向的街北，老张在露天中，给别人送去了油香，也给自己带来了收入，赶集是他生活的源泉。油摊旁，一位中年妇女，穿着时尚的红棉袄，肩扛一个竹竿，上面插满红色的糖球，后背黑色挎包，左胳膊挎一绿色编织篮子，小孩子路过时总要停下来，仰望着糖葫芦，拉着家长不肯走去，最后从杆上买下几只，才蹦蹦跳跳地离开。

冬季，弹棉花打被套的店里站满了人。孙大柱住在集南边一个叫娘家河的地方，出门时大柱妈有交代，要打两床被子的尺寸，重量一定要带“半”的，五斤半、六斤半的，大柱于是把他娘说的要求告诉店主老鲍，一旁的老鲍妻子笑了一下。原来乡村人家都有讲究，这“半”谐音“伴”，被子重量有半，一辈子都有伴。

中部东西方向的街北，老张在露天

远去的洛河老街

官世祺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五季）征文

洛河老街地处淮河中游，上通正阳关，下连临淮关，自古乃淮水重镇，老街离现今洛河镇不足三里，北枕淮河，南见舜耕山，东是舜耕山余脉上窑山，西望八公山。街的东西两侧是一片淮河的冲积小平原，南边地势较高，直至舜耕山脚也是平坦的田地。离老街南端不远，古时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官路，东经凤阳、定远可达南京，西至寿州正阳、霍邱。淮河北岸更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在农耕时代，不仅周围土地易于耕作，而且水陆交通方便，特别是水路，更是主要的交通要道。

洛河老街在一代代先人不断修建日益完善下，虽然不大，但布局紧凑，原先是一字形，建有南北长约一公里，宽约七米的街道，街道两旁是住宅，后因经济发展，商业所需，从街头沿河向西修了一条长约四百米，宽约五米的西街，这样洛河老街就成了L形。

南北方向街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均建有如城门似的两层楼阁，俗称南楼阁和北楼阁，中间建有钟楼，也是两层，称之钟楼。钟楼将南北街一分为二，于是有了钟南街和钟北街的称呼，因此洛河老街就有了三条街的说法。

钟楼的建筑较为奇特，钟楼下面有桥，桥下有井，于是就有了井上桥，桥上楼之说。钟楼的东面没有住宅，桥下两侧是街内的排水通道。老街消失之前，钟声虽然远去，但钟楼还在。南北街的街心路面低于两侧的商业门面房地面，除街心两边约有15度向上斜坡外，还要经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台阶方能进入商店或进入住宅的大门通道。街两边的住宅一般多是三层院落，最后一层院子有围墙与街外隔离，有的设有后门与街外相通。据老人说，古时候南北楼阁的底层是进出通道，有两扇对开的巨大木门，并有铁箍加固，早晨打开，夜晚关闭，街内住户很是安全。老街被洪水吞没之前，南北楼阁的门虽然没有了，但门板的石窝脚还在，犹如一个小小的石臼，内里很光滑，那是门板长年累月磨白的结果，它见证着老街过往的岁月。

南北街的路面最早全是青条石，年深日久，被独轮车碾压出许多深浅不一的车辙痕，大多有一寸左右，不利于行走，且易崴脚，尤其是雨雪天，更是增加了行走的难度和不适。在清末民初，南街人集资，将南街街心路面更新为统一规格（长约1米、宽约40厘米、厚约30厘米）的麻灰色石板。并排三块，错落有致地铺于街心。据说这些石材是属于炉石，质地坚硬。

北街的路面一直保持原貌，没有更换，岁月留下的车辙，使人们耳边似乎听到历史上独轮车排队前进的声音。

洛河地区有官、陆、柴、陈四大家之说。除此之外南街和北街还居住江、汪、向等其他姓氏。到了清代中期，洛河街水陆通畅，商业繁荣，人文荟萃，经济文化盛极一时。咸丰年间设洛河局，民国早期设洛河区，后设五方局（涵盖新城方、上窑方、洛河方、高塘方、虞舜方），民国末期设洛河镇。

明清以来，洛河子孙自强不息，胸怀天下，远到湖广云贵甘陕，格物济世，崇文尚武，报效国家；近在桑梓躬尽瘁，为乡邻服务，尽心竭力。无论远近，最终都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清末私塾教育逐渐颓废，新式学

堂兴起，洛河街子孙不忘祖宗宗教传统，紧跟时代，联络其他大姓于1903年创办洛河小学。其位置据说是早先的梓潼宫，在北街与西街交点南约三十米处，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中间有一个不小的广场，可供学生集会或下课玩耍，或供上体育课时跑步、做操。原先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后来学生增多，一个年级两个班，1950年，学校向西又扩展了一个院落。学校大门临街朝东，寓意紫气东来，祥云高照，人才迭出。洛河小学在老街的五十年，为洛河及周边地区，包括稍远一点的东方、西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为他们以后的深造或走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街的最西端有一个飞檐翘角屋顶四面有门的亭阁，俗称四门阁，这里是祭祀龙王的地方，居民祈求淮水安澜，过往船家祭拜，以求行船平安，一帆风顺。

西街尽头的南面有城隍庙，坐北朝南，一进三间，城隍老爷端坐中间，身着红袍，庙前是一片占地约有二十亩的沙土广场。平时较为冷清，遇有节庆，可供文艺演出，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那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外地来的马戏杂技团、皮影戏、说评书、唱大鼓以及各种饮食小吃、糖果糕点摊位都在广场上。有些年，还从外地请来花鼓灯演出，吸引了四乡八里更多人前来观看。

到了近代，民国十九年（1930年）舜耕山下的九龙岗煤矿开发，修了一条轻轨铁路通到洛河老街东侧的河下，将煤炭经淮河输往外地，煤矿所需的各种设备、材料经淮河运至洛河街，再经铁路运到矿上。老街东临河岸边就有了炭场、木材场等货场，还建有一口专供火车用水的电动抽水井，老街人称之为洋井。

九龙岗煤矿的开发，洛河老街成了物资集散的重要水陆码头，商业较之前更加繁荣，各种商店、作坊商行林立，如官万顺、官万盛、官隆泰等。此外各行各业在北街离洛河小学不远，以陆姓人为主。

民以食为天，老街自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饮食店和酒馆、茶馆。小吃花样很多，各具特色，令人津津乐道。比如官氏人手工制作的挂面和馓子，田姓人加工的菜饭宜人的绿豆饼子都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难以忘怀。彼时的洛河街商业达到鼎盛，门类全、数量多、营业时间长，天天人来人往，一派蒸蒸日上的繁华景象。可是时光走到了1936年，九龙岗煤矿和大通煤矿产量大增，为满足煤炭外运需要，国民政府建成了经水家湖、合肥至裕溪口的铁路，同时鉴于老街西边的田家庵渡口地势高于老街，且大通到田家庵比到洛河更近一些，自大通到田家庵修建了新的标准铁路，洛河老街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日寇侵华，洛河沦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街的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1950年和1952年淮河两次发大水，老街人两次“跑水回”，大水退去，房屋还在，却又返回到祖居地。淮河两岸的人们盼望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可是天不遂人愿，1954年淮河又一次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水，洛河老街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过后，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废墟……

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日夜不息向前奔去，而洛河老街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对洛河老街过去的美好回忆，还有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无尽乡愁。

从春到冬，常去九龙赶集。时值周日，农历逢单，想到又是九龙逢集的日子，于是起个早，开着车出城去赶集。

老九龙集过去叫十八里方，古城以南八公里，开车过去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古时有九龙桥，由于地势低洼，该处有多条沟渠通过。老集在公路两旁，旁边有个沟沿村，大都是柏姓和葛姓。这里上世纪80年代之前是城南公社，后来改为乡。距离县城十三华里的地方旧时称十三谷堆，附近有个柏家寨，也就是柏文蔚的出生地，是原乡政府的所在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的扩宽，老的集市已经影响了交通的顺畅，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九龙集搬到公路西北方，另建一条距公路五百米的平行路，周边建起了楼房形成了新的集市。

九龙集与兴隆集相隔不远，一个逢双一个逢单，周边的人们乐此不疲，今天赶这个明天赶那个，来到集上，大多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新九龙集市位于寿六路西，东西三条路连着一条南北路，形似一个“山”字，中部入口处，铁皮打制的烧饼炉热气腾腾，张大姐已到中年，她用手伸入炉中，快速将面贴在内壁上，炉内烧着木炭，长年累月，

她的手也练就了火中取饼的功夫。这种传统的烧饼制作，她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了。但这种炉子烤出来的烧饼很香，好吃。

时蔬蔬菜水果打扮得艳丽多姿，来到乡村的集市上，枣子、南瓜、花生、玉米都显得精神饱满，洋溢着不同的微笑迎接赶集的人们……

如今赶集，大都是三轮车电动车，骑自行车的已经寥寥无几。赶集买卖的人们三五相聚，在地摊前放上小木桌，围坐着喝着茶水。有句乡谚：离城十里路，各有各乡风”，集上有十几家茶馆，大都高朋满座，像开会似的高谈阔论，又像自由论坛，没有接不上的话题，大桌上瓜子、花生，还有带几个早点的，男人们互相递烟，不忘打着火给对方点上，女人们不停地嗑瓜子声夹杂在话语中，聊天是她们最喜欢的话题。而高家茶馆里女主人忙着拍抖音，爱好跳舞的她，从剧烈的跳跃中静下来，摆

上一盘颗粒饱满圆润的鸡斗果，泡上一杯黄金芽，色泽清纯，说话喝茶这可是天仙配。

丁姑娘站在弥漫着腾腾热气的大锅前，一边捞着大骨头，一边招呼着吃饭的客人，逢集的早晨是忙碌的，她嫁到高家也有年头了，煮骨头汤那些流程也得得心应手，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整齐齐。赶集的人进店里，要一碗粉汤，两个包子，价格便宜，吃得饱饱的，再去逛一逛集市，买点东西带回家。

西端丁字口，胖乎乎的壮年汉子老葛，摊上的几排明亮的玻璃瓶，阳光下，老葛不断晃动着地上大锅，大锅里的芝麻油色泽清亮，手里的油提子是他操练的玩具，黄澄澄的千万芝麻漂出醉人的醇香。与老葛攀谈，他说他是广字辈，住在集市东边过了公路的葛圩，家里老作坊生产的油，生意很好，九龙闭集他就去赶不远的兴隆集。来来往往

赶 九 龙 集

王晓珂

朗，黑红的脸彰显了岁月的沉淀，他依然每集都赶，周边的老人理发都习惯找他。理一个头从几角到五元，几十年来日益物价上涨，而五元的价格也到了封顶的高度。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洗澡过大年。

季节已过冬至，阳光下挂在铁丝上的腌制肉类、咸鸭蛋鹅等油油地泛着亮光，活鸡鸭在笼子里或被拴在一处翘楼地上，附近冒着热气的大锅，把处理好的禽类烫后捞出忙着清理。农村人喜欢吃咸菜，腌制好的鹅鸭，腊肉，挂在集市上。一棵高大的毛竹竿撑起巨大的红布伞，肉摊前的人们挑着精的选着肥的，摊主挥刀切割，动作娴熟，让我想起初中学过的庖丁解牛一文。

集市北端入口，一架手摇缝鞋机前，老张头戴一顶黑线棉帽子，帽上醒目有三横标识和几个英文字母的图案，他正飞动着一小铁锤，把一只黑色高跟鞋套上铁拐，三下把一颗小钉敲进

了鞋后跟。地上一块磁铁吸满大小不一的铁钉，大黑包里横七竖八的大铁剪、老虎钳、螺丝刀等各式工具，老张说干这行已四十多年。而在中部人口则有一位修鞋的中年妇女，规模要大得多，一张旧板车上，木质盒里装满各种小零件，摊前一堆各式旧工具，她坐在小凳子上，地上铺着厚厚的布垫，怀中一个布书包，来回试拉着拉链，旁站着老奶奶拉着小女孩，片刻工夫她说，“好了！”看到她熟练的操作，我想人只要专注一件事行，用自己的劳动，做一项手工，长期坚持不懈，就叫工匠精神吧。

初春，集旁路西，粗大的梧桐树，年已八旬的朱老汉坐在门前，暖阳映照在他黑瘦的脸上，看到路过的我，虽然陌生，他热情地进到屋里搬出一个小木凳，招呼我坐。老朱从九里沟搬到集上已经三十多年，谈到半世纪前他在村里当队长的岁月，带领二百号社员种粮耕田，兴修水塘，起早贪黑，自豪和高兴的神情飞扬在脸上。如今三个子女都已中年，儿子去了北京工作，两个女儿也在上海打工成了家。朱老太太从木门里走出来，慢悠悠地往集上走去，消失在人流中。过往的人们，如同风一样自由，平凡而又普通的日子，充满着烟火气息。